

蘇聯的聰明故事



E. M. MASILEVSKY 著
譯者：甲合慶、克定、塵塵

真善書店出版

譯者序

本書原名是「發明家的國土」。但是爲了使書名和內容的聯繫更加明顯起見，我們將它改做「舊
的發明故事」了。

看了這書名，大家都可以知道，這本書裡所講的不是專家研究的學問，不是羅列着圖樣，公式和
數字的硬性陳物。這裡告訴了我們許多有趣的故事，縱然讀者的課業是十分不成熟，但使一般人看來
會頭痛的東西，例如司匹鑑，是不至於的。

不過，這舊有的雖然不是專家研究的學問，我們却反對我們中國的專家，工程師，技師和專
攻自然科學的人們不讀這本書。正相反，我們覺得這本書要是能够給他們看到，能够在他們複雜的
頭腦中引起小小猶豫，得到某種啓示，這本書也已盡了別本書沒有盡過的使命了。

我們雖然沒有研究過人類學，但是我們一向不願意承認中國是劣等民族——例如希脫拉在「我的
奮鬥」中所說的。不過，對於發明這一層，我們直到現在還似乎只有羅盤計，火藥，算盤，諸葛亮的
木牛流馬（？）可以拿來自豪。這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這裡有兩點：一、要復這個問題，歸根最善於解
令的人一千次的解釋。

這本書當然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但是有一條線把這許多故事連串起來，這條線據我們看來就是
「什麼是產生發明並使發明繁榮的基本條件」這一問題的說明。因此，這裡所講的故事，不是講給

大家「散散心」的，但以系統論理而論，固時以理論說明事實。作者抱着十分嚴肅的態度。

但是，作者就因此而變成一個說教者了嗎？不！誰知在這裡找出一臘武斷的宣傳是準要失望的。同時，作者的寫作技巧也十分成熟，這本書提供給科學小品，以至於科學通俗著作一種最好的典型。如果讀者讀過本書後覺得這樣說法有點誇張，那我實的應該是我們譏者。

譜序

第一章 在發明者的編輯室

梅考普油田大火的熄滅。

「職業的發明家」。

發明家的「典型」。

第二章 過去歷史上的幾頁

修理克萊姆林宮大鐘。

革命前俄國工人的生活。

尚特寫作的俄國發明史中片段的幾頁。

十月革命給大眾的創造天才展開了道路。

第三章 在工廠裏

歷史上的創見——那個工人階級站在主人地位上。
拿塔爾維格治金工廠作例。

第四章 在鄉村裏

(三五)

田與田的界線消滅，東譯發明家的極權也擊破了。

密西林和杜甫。

農業的革命。

第五章 人的材料

(四七)

最初得到獎章的幾個發明家。

一開頭突擊工作就遇到普遍敵人頑強抵抗。

第六章 新法律

(五三)

「發明家」喬拉爾莫夫和托尼。

專利這類事常常是發明史上的禍害等。

把工人的發明估計過低，是實際上機會主義最壞的一種。

美國的「愛迪生第二」和福特公司第四一三九號工人。
療治資本主義的「癲癇」。

第七章 在外國

(六七)

美國的「愛迪生第二」和福特公司第四一三九號工人。
療治資本主義的「癲癇」。

第一章 在發明者的編輯室

有一天，在我們的編輯室裡起了很大的擾動，原因是——失火。

可是失火的地方是很遠的，離開我們這裡——莫斯科的斯涅拉斯諾舊，足足有三千公里。這是在靠近北高加索亞普先諾斯納格考普油田。但是火就像揮我們面前一樣，我們好像能够感覺到在那裡猛烈燃燒着的大火的灼熱。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亞普先諾斯有幾個工人在禁止吸煙的地方吸紙烟，有一個人把沒有熄滅的烟蒂丟掉一丟，於巧丟在潛地附近，這就很够了！

爲了熄滅這一場大難，那是人類所能做的都已做到了：救火隊從吐亞普斯、格羅士和巴庫趕到此地，可是所有的船隻已經齊不及救出來了，「四十五號井」着了火，氣體完全破裂了，結果是一場大災禍，油井及其來源全部都燃燒了起來。

這幽禁在地底下的自然力，突然衝到空中，成爲一條巨大的火柱，發出火燄和爆發的聲音。這樣就開始了一場毀滅性的，強烈的油田大火。這種大火，只要是開始了，會繼續燃燒好幾年，無論是國內和國外的科學與技術；對於這樣的大火是毫無辦法的。

但是人們却用了超人的努力和大火鬥爭。幾個月以來，在油煙的重幕下呻吟而窒息着的人們，日夜不息地和火作戰。鐵板和鐵片蓋滿了井口，幾千噸的砂和石子堆在上面，幾千噸的泥漿倒進去，希望把火壓滅，但油井仍然繼續着向天空噴火。

●防員告訴我們說：「大火在八十公里的距離內亦可以見到，火勢在瞬間較白天稍弱。由於窒息的高熱，要接近它簡直不可能，濃黑的烟毒害得附近的鄉村。」

後來開始用「轟炸法」來滅火，炸藥和硝酸鎳鉛都被應用。這種方法的成功大半要靠機會，要是有計劃的轟炸，使大量泥土改變位置，或許終於能把油井塞住而使火熄滅。轟炸是有計劃地進行着，一次用幾噸炸藥轟炸，可是事情正不巧，這只有使情形弄得更糟；噴火

日而被炸大了，直徑達到五十公尺，火柱更達到六七公尺的高度；用船的

我們只會看它醜，這是沒有辦法的。李蓮英尼麗芬有過這樣一個大災，延燒到數年之久。而在美國的舊金山附近，有一處油井一直延燒了十年。我們只不等著燒完了自己搬家。

梅粉淡綠油輕蝶擣去不能雙舞下枝來。戲出鶯聲暖。丁香
一對。春深誰管。丁香一對。春深誰管。

樣把火滅掉。

這一天的有在那裡的你聽到了嗎？我們感觉得到，我們是在做著重大的工作，我們不知道的發明，我們不知道的天階的發展。

勝利，但是這一次實在是本質的一勝。人體創造能力的勝利。從這一點看來，這次試驗有了極大的意義。

集體發明是深植在五十年來所發展的。它和第一次五年計劃同時開始，但它已有了飛速的進步。它一年年地成長而逐層起來，逐步推展到更高的階段。「發明家」這個名詞，現在也取得了新的意義。

在不多幾年以前，我們辦公處常常有一些在那時候特有的「現在已被忘却的」人物來找。這些人長頭髮，容貌不整的人，帶有疲倦的面容和尖酸的眼光……

這就是那些職業的發明家。他們一年到頭總統着勞動人民的部門，在枉費的努力中，沒有得到任何接受。

不久以前，還有這種的人來到辦公處，要叫我們幫忙他的「個人發明」——把火柴點燃後，使他燒掉。

「想看？這樣一來我們能省掉多少錢！」

他的口袋裡裝滿了長頁的、褐色的，邊緣破爛的紙張，這上面載著詳細的數字。證明說：「這火柴」可獲得幾百萬的利潤。但要說明這點，使他明白這種火柴會燒掉後可以用作手電筒的。

可是「永遠運動」的發明家却較之「頭火柴」發明家還要多得多。他們每一個人都以為這地註定了的，他將要把全部產業改造過來，即算不能整個的世界，至少能抑制窮的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的新。他們都有參政權，有投票和被投票的權利。當別人告訴他，他們的科學院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經一個樣，他們當時就決定凡和「永遠運動」有關的發明，一概不加獎勵和採用；這些「自己為走進的朝向國家只有感到拂然不悅，但卻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有一個時期，許多人做了些所謂的傑作。他們宣稱自己製造出比以前的任何已知成的產品，他們從口袋裡取出試管，指天人去看，並且「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把你轉變成兩千萬大戶」。但製造出來的，不是「發明者」的職員，就是由世界著名的毛廠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他們可以把你轉變成兩千萬大戶，但袋裡的，還會把人的身體燒壞，在全世界一共只有一百二十五克的體重，這比他們想像的要輕難得多，許多錯的發明家曾經把他們的方案交給委員會，他們要求先付十萬盧布，他們不願意使他們的祕密多冒危險。

發明家中實種人物直到近幾年前還是古着多數。這種「個人的發明家」的特徵是：技術的無知和對於學習，對於科學及專門研究的輕視。

談普通的人們——那些平凡、庸碌之流——去學習吧，發明家是不需要學習的。學習只有招他們的腦筋閉塞起來，使他變成一個平常的人。發明家的工作甚於靈感，課本和教科對於他們是無用的。

這種奇怪的人在過去是很多的，直到最近才消滅。

發明家的一種新典型產生出來了，這就是集體發明者和工人發明者。這批新的發明者群，和昔日勞動的，蓬髮的個人發明者完全不同。首先，他們是工作中的領袖，突擊隊員，機器管理者；他們堅忍而精力充沛；他們不輕視學習，恰恰相反，他們對於學習具有極大的熱誠。他們的發明不是由於突然的靈感，而是從他們所使用的機器和服務的工場中得來的。他們也不悲嘆或申訴他們的不幸，他們知道怎樣去和障礙鬥爭而把之克服。他們確切地知道他們需要些什麼，他們不是孤零的，落落不群的單槍匹馬的工人，而是集體中的成員。

就拿伊拿琴科作為例子罷。

伊拿琴科從遼遠的阿烏維爾步行到莫斯科，他沒有買火車票的錢。所以伊拿琴科脫下了他的靴子，爲了恐怕靴子在長途跋涉中走壞。他把靴子扣在背上的布袋上，布袋裡裝了一塊麵包和幾條咸風。開始步行這二千公里的路程。

到達莫斯科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主要的困難却在他到達後才開始。
他拿琴科來到我們編輯室，拿出一札圖案放在桌上。這圖包含着四十種不同的發明。

「我從來沒有進過學校。」

「那末你有什麼專門職業？這裡有些發明是和鐵路有關的——你在那裡工作麼？」

「可是你從那裡得到這些知識呢？」

「這些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們送他到工場去——他們是在審覈明中央局的工作的——，讓他們去決定。結果去傳閱關於依拿琴科的消息，中央局的人在回答時顯然帶了些激動：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出最後的決定。但這個人似乎有極大的才力，幾乎可以說是天才。」
一群激進黨的工程家和專門家圍繞着依拿琴科，他們鄭重地考察這件事情。他們供給依拿琴科款項和住所。有一個機關工程師被指定幫助他，並且有一處特備的實驗室供他工作。
不過依拿琴科對於這些並不滿意。他似乎在瞧不起馬維爾之類已確定了一種計劃，而他計劃中的第一項目就是讀書。他最需要的是獲得近代政府，獲得他所最感缺乏的知識。

「有些專門家對於他還頗要求刮目相看。」

「我們以為他是一個實際的人，只對於工作有深切的興趣，可是現在他却要求進學校。」
但這種要求是不能很適當的拒絕的。依拿琴科帶着許多例行公文，請求「給予來人以一切幫助」，
出發去尋求教育的機會。當時的蘇聯已擊退了國外的干涉，消滅了何諾切克和但尼金的反革命軍隊，克服了飢荒和戰爭後的混亂。她已把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壤改造過來，使人們認不出這還是從前的國土；可是官僚主義和腐化——這過去的遺毒，還依然殘留在蘇聯很多的機關內和辦公處內。
依拿琴科等待得煩了，他從發明部取了三十盧布作為旅費後，就回到他家鄉柯馬維爾去。
直到幾個月之後，「發明者」編輯處才能把依拿琴科的通訊處打聽到。我們去了一封信，告訴他生氣和報怨是無用的；他應當有計劃地進行，向青年團和我們編輯處請求，和政府的公共機關經常接觸，這樣才能得到他所期望的一切。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依拿琴科出乎意料地回到莫斯科來，走進我們辦公處，依圖是那末一個紅臉的人，有著雪白的牙齒。

依拿琴科現在在自學書夜以繼日地讀書，用他的年青的牙齒懷着花崗石似的研究精神，苦心地讀了他通常要讀以後，他不尋常地對於他所心愛的研究，把普通的日常事物都看作是研究的材料。

依拿摩科到我們辦公處來訪問以後，接着又來了另一個人。這回是一個青年園丁：諾斯伏西克比的萊雅奇。

這孩子，在不久以前還只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一頭牛在石子堆的農村當工，這回已經接過維吉發明的新式吸泥圈引導他的興趣。普通的用的吸泥圈是笨重的，每一個點都耗費成千的這樣園丁才敢用了。諾斯伏西克比發明了一種輕的管子，適用裝造一種好好的機，這種粉一和水接觸，就化成氣體，在管子膨脹起來，便佩帶着這管子的人安然地浮在水面上。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沒有作全制勝遇害時，親自跑到諾西比斯克來，企圖勸說他把妻子送走。

這時候，是二月廿四號，到了國家的封鎖危險，向水發生；而蘇聯的党在一九三二十二月八公佈的決策——這項決定把工人組織起來，以公私的單位——還不公私，所以這個富貴的女

兒，很有足以證明這個會嫁子的能力。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才將我嫁給他吧！）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要再編織吧！）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才將我嫁給他吧！）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要再編織吧！）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要再編織吧！）

（打給他六門槍，只打雷一箭射中他的腰子，他倒了，他的女兒愛樂諾兒，斯汀，這時還不公私，你要再編織吧！）

。但因為他決定描寫紙，他就想出一個辦法，把一種液體浸塗紙上使它透明，這樣把它用作描寫紙的代用品。不過使他得意的是：他認為頗為重要的發明反而些無用的，因為這在很早以前，就被人知道了；可是他那種使紙張透明的方法却是新的，具有重大的商業上的價值。

還有一位宣傳家，哥林。麥奇特，個人的心理很不薄，比那「閉口」的，他覺得所以聽，是因為他要發明使人能在黑暗中看見東西的方法。他用各種方法研究，在他的研究中，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他自己喪失了在光亮中看見東西的能力。

但他在於失明之後，並不把發明的研究忘掉，相反地，他對著自己所失的視力和已失的發明，竟然自己暗了起來，不能發揮最近的東西，不能發揮自己所失的視力和已失的發明的一切。

又有一個到我們辦公處來的訪問者，他名叫麥勒齊夫，他是一個從蘇聯來的農民。他過了三十歲，才學會識字和書寫，於是他就認真地讀書；在他二十三四歲的時候，他著了一部高等算學的教本，列寧格勒大學的教授對這書有評不少的好評。

在寫了這本高等算學教本之後，麥勒齊夫開始做發明的研究，而不久就得到好幾項專利權。他的發明，範圍極廣——有計算機、轉動輪以至機械車、汽輪、轉齒機器等。

最近以前，麥勒齊夫住在一個小鄉村，一切障礙，但是一次意外的事件，則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滿時，即內的發明件數完成到五百件（好像就是那計算數字的事情）。他最感傷心的事，是因為環境的困難，麥勒齊夫不能不把他的計劃打消。在五年計劃第三年的終了，他於前年未能如期完成他的計劃，他只做到了八十九種發明。

現在，麥勒齊夫在莫斯科農業科學研究所，有著極好的前途。

然而，像麥勒齊夫，則在那一年，工大發明的件數較之第一年增加百分之三百，其經濟價值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多。

——這就是說，我們的小勞也是一直在進步的，可是，這步級之量的進步還要來得大。——那樣的獎勵是我所蘇聯獨特的獎勵——這並不是在目前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是想也不會有的。這是蘇聯制度接合邏輯的結果。

斯洛波契可夫，在農場裡研究出來的。
斯洛波契可夫，普洛來塔斯基廠的一個老工人。他是首先提出「全蘇聯工業日」的組織，他這樣解釋他的建議：

「假如所有的橡樹都聯合成為一棵橡樹，還將是多麼大的一棵樹！假如所有的斧頭結合為一把斧頭，而全體的人們結合為一個人，這個巨大的人，拿着這把巨大的斧頭去砍這棵巨大的橡樹——這將是多麼有力的一擊！」

詩人海涅曾經在一首美麗的詩中間表現出他的夢想——他說他將把世界上最長的一棵橡樹拔起，把它浸在噴火的火出口，而用這橡樹當作筆在天空中書寫。不過海涅所以能做這樣煩難的工作，乃是為了要把他愛人的名字寫在雲上，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而這位老工人斯洛波契可夫，雖然他說的比海涅，和詩人所說的暗合；但他不是一個孤立的人，他不說「我」，而說「我們」。

——我們這班老工人，從過去我們自己的經驗中，知道工人們在戰前和戰時是過着怎樣一種非人的生活，我們會和沙皇的暴虐統治作戰，所以他們特別關心於蘇聯的興盛和發展。——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人發明乃新時代中最重大的特點之一，這個時代是一個新的工人文化時代。這種運動不但包含了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技術，它還創造出一種新的心理，它提高工人別的性格，工人的發明形成了這樣大而複雜的歷史流程中的一部分。技術的創造性，切實無旁闕，單獨地主義，——是舊政治制度所創造的前拉底必然結果。

第二章 過去歷史上的幾頁

在那繁重的日子裏，當十月革命的戰爭正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進行的時候，有幾顆流彈射到克萊姆林宮的斯巴塔基塔，把這樓上內大鐘打得粉碎。大鐘的鐵針孤零零地懸空在空中，而那一套發出和聲的鐘鈴，以前每天唱出歡喜的頌歌來的，現在也停頓了。

那時候是活算達於白熱化的日子，沒有時間去認到那大鐘的鐘鈴，新政權必須用全力捍衛，柯爾却克，但尼金以及英國、法國的軍隊必須用一切的代價去擊退。

幾年過去了，蘇聯政府開始來恢復它所毀壞的，同時建造新的。

一個克萊姆林工場的修理工人伯恩斯，被招來修理這座大鐘。

「這不是修理工人的事，」伯恩斯遲疑着。「你們得去請一位專門人才來幹這件工作。」但專門的修鐘表匠凡弄慣那些機械的機件，習慣於戴着頭大鏡去觀察小齒輪；他們聽到克萊姆林鐘的機件佔據着六十四立方米宏大的地方，心裡就害怕，這不是生還得了嗎？巴塔基塔的第八層樓全副被針盤「佔據」，而第九層樓全部被機件佔據，光是短針就差不多有三米長。

這樣，這位克萊姆林工場的修理工人，只能獨自個來幹。麻煩的是那個鐘錶已在晦暗的時期被人偷去，要算出他的重量和尺寸是困難的。這位修理工人費了苦心，他每一個角落都探索過，每一個齒輪的碎片都研究到；他修理機件；發明了一些新的方法，補上一切缺少的東西。鐘錶的聲音也恢復了，不過現在奏的不是舊教堂的頌讚歌，而是國際歌。

因此伯恩斯意外的發現了他自己所想不到的發明天才。同時，他或許並沒有知道，當他修理克萊姆林鐘的時候，他是追隨着另一個變成發明家的修理工人——法國工人得格納。他和伯恩斯做着同樣的行業，是他作做成了「國際歌」，這個歌的音律現在已響遍全世界。

「...相處有多少智慜的禽獸般的工人，無知於自己的創造天才而走進墳墓，這種天才被國統治所粉碎了。」在西西里島的郵政下，女人發明就是不可想像的。

大革命以前的美術檢查者，是毫然不肯把圖畫得更黑一點的，他們目的是去證明一切事情都很有秩序。但光就在他們的報告中，也已顯示出可以請各工廠內的一幅活生生的畫面：「...有種機器運轉時，這些燈舌將我們的工作片在極高的熱度下完成的，很快的耗去了人類的體力。」

在這裏，工作就更累，空氣必須吸的鑿鑿，除非你習慣了它，不然，「你在那裡辦事何等困難支持不下」。在一個機關，「一個新任人甚至半分鐘都站不住」。工人們在這他們的身體削弱，四肢發軟，害了病。他們的肺發炎了，並且得到嚴重的神經衰弱症。

在工廠檢查報告書上，對於鐵道這時的人記述得更慘苦：「工人們被迫在『一列於六十七度和七十二度，如時洗生汗的蒸氣浴。有些部門的熱度高至七十度』。在鑄鐵廠中工作被稱為「踏火爐」的，因為要站在鑄鐵高溫底下，「每一個工人在交班時須得燒掉一塊以至二塊鐵每分鐘一磅，每磅每公噸六件次，他們在高溫高達四十七度。」

本領工作條件壞，工資也難得開拓。在漆油工廠，捲菸工廠和糖廠時，男工每月只取一千盧布，女工只賺二至七個盧布。世界大戰以前，我國工人生活，平均收入僅二百盧布十每月十六盧布左右。這是一種徹底的貧窮，一個結了婚的人是無法維持生活的。

◎ 代代相傳，工人們就生活在這種非人的、卑賤條件下！

自然，沙皇統治殘酷的壓迫足夠去粉碎一切發明，蠶死一切文明，尤其在這樣從工人階級中產生的發明。

俄國的發明史尚待寫出，這種歷史的文件和材料感到缺乏，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有趣的研究。

自古我們有農奴伊伐喜卡的著名的故裏，他有一種發明，運行機的構造，結果伊凡皇帝的暴怒，將他殺於他身上。人能發明的企圖反而招致了不幸。

在蘇聯時代，有一個叫做鐵騎，是當時蘇聯的一位大將軍，因為他有計劃，並把他的計劃付諸行動，所以被稱為鐵騎。

鐵騎司威風。

不過這裏的鐵騎成爲鐵騎匪，而且殺過人，逃到舊軍隊，被逮。便關上鐵閣監牢獄，蹲

鐵籠裏，被關了一個多月。這裏的鐵閣監牢獄，他關了十五年，在十五年的監禁之後，他遇見了一位吉父——一個大是隻鷗占禪，他在監牢中遇到他，他說：「你有自己生活的自由，去完成他的發明。」

當皇后看到這呈文時，和凌王商量，凌王說：「陛下，大發懲罰，由前人總算已經好，但方在山蘇聯現表現出非常的毅力，在五月份過程中，他完成他的機器，造成一架自駕車和二架自駕車，自駕車後面裝上一張帆，報告所走的路程，走過每一樣距離就會燃起來。

但是結果這樣了畢無效果，他三個月的假期期滿後，他又回大陸來，他的自駕車被拆，官吏羈去，他的發明是被埋沒的。

我們猶豫猶豫似的研究，所說的是皇朝的黑暗時代中，聰明家工作的絕方無望。我們研究歷史文件，那個製造的發明和此項聰明的天稟，成為人類的一大敗事之一。那個製造者革命黨員，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入獄，志願執行委員會公審他，那天行刑沙皇威脅，大

二萬沙皇威脅，那一次革命的創傷聲中宣道：「那些沒有殺我們一起殺過三月一日這天的的人，不會再長激動，連半說不出沙皇已經被殺的話來，我和別人一樣，只被激動得流淚。像薩波那奇耶夫威脅，大上的連我吸煙了，畢業和放逐的痛苦，對於我們百萬同胞所施行的暴行和虐政，烈士們的血，浪

初現在都得到補償了——由於遊戲的沙皇的血得到補償了。

現在我們都知道革命的道路不是個人恐怖主義，而是群衆的反抗。但在過日人民意志黨的時代裏，遠大目光的革命黨員也把刺殺沙皇當作革命最高的成功。許多年的情況化在佈道這個時辰上，圖列寧大二世就失敗過七次，失敗的結果是二十一個人被殺戮，直到人民意志黨執委會命令發明基伯契區計劃出了一種新式炸彈，才算成功。

基伯契區在審問時說道：「我在製造炸彈時所表現的發明才能，轉頤用於研究工業，改良農業或製造新的機器！」

然而他不能完全致力於一個發明者的工作，因為沙皇的專制政權存在着。

甚至在被捕之後，等待着上法庭的時候，他還繼續打着發明的鑼樣。他忙碌於一種飛船的計劃上。

在牢籠裡不捨地用紙，他在牢房裡牆壁上畫着圖畫。

他的律師麥策特有這樣回憶的記載：

「我到基伯契區的監禁室去看他的時候，我覺得驚奇。因為他所注意的不是他自己的案件，也不是那等侍候他的命運，只是研究着關於一類飛船的計劃。」

在他的計劃超過他的時代數十年，他所發明的飛行機對於他那個時代是超絕的高榮。

要求判決全部被告以絞刑，然而死的前途並不輕快發明家調靜的調子。基伯契區回答法官們的訊問時說道：「不錯，炸毀沙皇馬車的炸彈都是我設計的，一切線件都出

在審問期中，有一個問題屬於基伯契區的歸際——這就是他所發明的飛船底命運。

「我的辯護律師已經詳細的敘述了我的計劃和一切細節及計算方法，我要求由工廠製造的基伯契區